

# 黑白變奏文字 曼荼羅世界

作者 宮里 司 (Miyazato Tsukasa, 大東文化大學文學部書道學科講師)

譯者 吳繼文

從天上降臨地面的一束光線，自黑暗中浮現。

在黑暗中被照亮的小小方形區域裡，一軀鮮活的身體悠緩起舞，帶著神性之祕，彷彿要將宿寓於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森羅萬象之中的「言靈」(文字，語言中潛藏的靈力)上告天神。

古人視舞蹈為溝通天地的一種伴隨著言靈的咒術性身體表現，也是可以擴展到整個陰陽世界大宇宙的神祕身體訊號。

林懷民將舞蹈中所具有的「言靈」和「咒術性身體表現」轉化為演出的符碼，通過書法與身體的表現，加上山水水墨畫的陰陽世界以及從中發出的「氣」之脈絡，構築出繁複壯麗的立體曼荼羅，並且將中國傳統書法詮釋為言靈的象徵，可以說是林懷民令人拍案叫絕的創舉，也可以看出他對書法認識之深入。

在行草的墨譜中，包融了自中國古代象形文字中的靈力，以及直到楷書成立為止的所有歷史的概念，因此可以充分感受到書體演變的奧義。但是通過林懷民長年的觀察與體驗，他還提出了獨特的看法：以毛筆書寫的歷代名作真蹟中，不拘書體，風格，其間都隱隱然飽含一股「氣」之流動，還有因墨色而呈現的筆勢之流麗與優美，以及行、草所呈現的充滿魅力的形式之美和身體表現之間的關係等等，他看出了肢體語言與書法的共通特性。

書法之美的特性接著乃與亞洲傳統的身體動作，太極拳等武術，還有潛藏於漆黑的幽暗世界中幻想的陰陽世界合而為一，將身體的文字性表現塑造出一個模擬的立體曼荼羅圖像，於是身體的演出與書法的表現中共通的「脈」大為活躍。

所謂「脈」本來的意思是血管，它有一個異體字「脉」。「脈」與「永」方向相反，但都代表流水。也就是說，所有液體流動的通道皆是「脈」，為表現形式的源頭，亦是能量的要素。

書法中有「筆脈」，身體表現中有「氣脈」貫串其間，兩種脈絡互相呼應，以光的方形區域為媒介，迅速充滿廣大的空間，最後醞釀出中國水墨畫陰陽世界單一色調之臨場感來。

在林懷民的表現世界中，這方小小的光之區域具有重要意義。光的區域在曼荼羅的世界即是「壇」或曰道場，乃帶著神聖意味的「結界」，而結界正是生之起點的「蓮花座」世界，無數想像力誕生的象徵，也提供給我們陰陽世界的幻想圖像，是非常特別的聖域。

圓滿光明的蓮花座世界空間，轉化為身體表現與行草書法線條編織而成，由「冥想」或「觀想」產生出來的身體文字舞蹈，並朝著黑白變奏文字曼荼羅世界展開。

林懷民在「行草」中，以身體承載古代象形文字所具有的咒術性意義以及書法的歷史性概念，並與中國傳統武術的身體表現融合，透過身體呈現行書流麗線條中的能量。

與此同時，林懷民以多樣方式表達書法中的結構關係，或與水墨的透視法交織，或在某些場面中展現壯闊的繪卷式世界景象，將鑑賞者的眼光導引到由十個章節組成的陰陽世界裡面。

貫串林懷民身體表現世界十個章節，開始於充滿幻想的暗黑空間。

光的結界當中逐漸擴散開來的的身體表現，有如身體造型的文字在天地之間發出第一聲啼哭般，輕緩地舞動起來。隨著潛藏於身體中的文字精靈慢慢扭動，編織書法之線條。每個身體像是舞動的文字，呼應著主要的女舞者；線條與線條陸續連結起來，映襯出美麗，律動的筆畫之交響。

接著後方浮現一個空間。那是可以視為書法中留白的紙面空間。這時一個女性舞者就像與這個空間對應般，開始以身體的律動舞出「永」字的筆順。永字八法的第一筆乃所謂側法（點），接著是勒（橫）、努（直）、趯（鉤）、策（仰橫）、掠（長撇）、啄（短撇）、磔（捺）等筆法，表現出筆觸的呼吸緩急。楷書永字八法轉為草書，最後筆脈與身體的氣脈連成一氣，變為抽象線條，然後大膽筆法的草書「無」字在空間中舞動浮現，接著是草書筆意的身形一個接著一個。

在黑白色調的世界中，只有一方紅色印章鮮明地跳出來。「載」字的行草與朱紅色印章展現出留白之妙處，一如將古典的文字轉化為雜技式抽象表現，結合了充滿力道的身體演出，讓繪畫的世界立體化了起來。此外從手指尖，腳趾尖的移動形成的筆畫弧線，和音樂的節奏同時將深藏文字中的飽滿能量逐漸擴散，成就一個強烈魅惑的世界。

「人」字的群舞也充滿躍動感。總共八名男女舞者緊靠成為一支毛筆，寫出活潑有利的筆觸，與背後投影的乾隆皇帝朱印形成強烈對比，帶著立體感直逼目前。

無聲黑暗中浮現的紙面空間前面一位男性舞者，以及他背後的紙面空間前佇立的女性舞者，這樣的安排不同於西洋透視法那種沒有視點移動的畫法，而是中國山水畫獨創的高遠，深遠，平遠的三遠法，即是三個視點同時導入畫面的立體手法，巧妙演出了陰陽構造的空間。

中國山水畫和道家神仙思想，一直對東洋藝術世界造成巨大影響，特別是「繪畫六法」中的「氣韻生動」，「經營位置」等思想，都明顯滲透到林懷民的身體表現藝術之中，讓觀者不自覺被誘入那個迷人的世界。

接著大地化為代表虛空的鮮豔藍光，背後的空間中長條幅的紙面上浮現抽象的草書，提供一種獨特的立體感覺。男女兩舞者藉由紙面融而為一，那種身體造型恰是密教曼荼羅中所謂「二而不二」，金剛界代表男性，胎藏界代表女性，二者融為一體即是密教表現世界之一的金胎兩部。一即多，多即一，二合而為一即進入融通無礙世界。

之後在幽暗中出現的，是有如自天而降的佛尊般的光輝燦爛身體。那光即是文字的精靈，與身體內深藏的言靈結合，像紋身般刺入身體。這時身體文字在令人聯想到寫經的深藍，金泥紙上化為筆觸開始書寫，猶如黑暗中釋放出來的佛教「祈禱的身體文字」。

在「行草」的表現世界中不能不突出的，是道家的世界觀。道家既是肉體性的，同時又是一個大宇宙。舞蹈中的動作也令人聯想道教的入山符，五嶽真形圖，鎮宅符上面的線條筆觸，還有書寫的繪畫性感覺，變幻自在的象形性圖像等，無不發揮得淋漓盡致，將身體表現世界轉化為氣韻生動的飽滿。與此同時，對道家的自然觀和無為自然的詮釋，透過無以名狀的黑白色調的襯托，也都精采地表現了出來。

對古人而言，自然世界的位置高於生命，其實也就是神靈。神靈是無形無影的，同時又無處不在，它止宿於萬事萬物之中。含攝時間與空間中的一切，並且使之充滿的，就是神靈。（白川靜）

透過言靈與舞蹈向諸神祈禱，一切可能性於焉誕生。

譯自二〇〇四年雲門於東京演出節目單